

决斗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 surrounds the text.

關 決

著 夫 訶 契

譯 松 友 張
溪 朱

海 上
行 印 局 書 新 北

1929

一九二八年十月付排
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版

決
關

每部實價九角

不 著 者 契 訶 夫

准 翻 譯 者 張 友 松

印 翻 譯 者 朱 溪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發行處

上海四馬路中市
北平楊梅竹斜街

北新書局

目 錄

卷 上

張友松譯

獵人 一

凡卡 一三

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 二二

一件事情 四七

活動產 六一

卷 下

朱 溪譯

決鬪 一五三

獵人

那是個蒸熱的悶人的正午。天上一片小雲都沒有……那太陽烘曬着的草有一種快快的無奈的神氣：即令下起雨來，也決不能再轉青了……樹林子也是寂然無聲，沒有動靜，好似牠那些樹頂在那裏望着什麼，或是有所期待一般。

那片伐除了樹木的空地邊上，有一個身材高大肩膀側小的四十上下的人，穿着一件紅色的短衫，帶補綴的褲子——這褲子原來是上等人穿的——腳上穿着長筒的靴，用那懶洋洋的左歪右擺的步態，一路往前走。他是在那裏順着一路閒遊。右邊是那片空地的綠草，左面是海一般的一片金黃色成熟的小麥，一直鋪展到天邊。他的面色發紅，

臉上流着汗；一頂白色的便帽，上面有一個直挺挺的尖頂。神氣十足的戴在他那美貌的淡黃色的頭上——這頂帽子顯然是一個慷慨的年青的上流人送給他的禮物。他的肩膀上背着一個盛獵物的口袋，裏面放着一只松雞。他拿着一支雙管的槍，機關扳在手裏，斜着兩眼向他那又瘦又老的狗那面望過去，那隻狗在前面跑着，到那些矮樹叢裏到處的聞。四周盡是寂靜，沒有一點聲響：：凡是活東西都因為怕那種炎熱躲開了。

『耶哥爾夫拉西支！』這獵人忽然聽見這樣一聲溫柔的喊聲。

他登時喫了一驚，回轉頭望了一望，便把眉頭縐起來。他身旁站着一個面色蒼白三十上下的婦人，手裏拿了一把鎌毛，好像是突然從土裏面攢出來的一般。她極力對他直視，含着怯懦的神情只是微笑。

『啊，原來是你，白拉吉亞！』獵人停住脚步，細心的把槍機鬆

下，說道。「哼！……你怎麼到這裏來了？」

「我們那村子裏的婦人們在這裏作工，我也就跟他們來了……作一個苦工，耶哥爾夫拉西支。」

「啊……」耶哥爾夫拉西支含怒說着，慢慢的又往前走。

白拉吉亞在他後面跟着走。他們緘默着走了二十步。

「我很久沒有看見過你了，耶哥爾夫拉西支……」白拉吉亞嬌柔的望着獵人那移動着的兩肩，說道。「自從復活節那天你到我們那茅屋裏來喝了一回水之後，我就沒有見過你的面……復活節那天你走進來只待了一會，後來誰知道怎麼的……你醉了……咒罵我，打我，就走了……從此以後，我老在等呀等呀……我在外面望你，真是眼睛都望穿了。呀，耶哥爾夫拉西支，耶哥爾夫拉西支！你來「一」次也好呀！」

鐘。

『你來「一」次也好哩，』白拉吉亞說道。

『幹什麼？』耶哥爾把他的小帽脫下來，拿手擦着他那發紅的額部，歎道。『我來也沒有意思。去待一兩點鐘不過是白費時候，那只有使你難受，老是住在那村裏我又受不了……你自己也知道我是個嬌養慣了的人……我要有一個床舖睡覺，要有好茶喝，要有高雅的談話……我要有各種的講究，你却在那村子裏過那窮困骯髒的生活。我連一天都受不了。假使有一道聖旨，定要我和你同居，那我就要把那茅屋放火燒了，若不然就要自殺。我從小孩子時候起，就有這樣愛安逸的脾氣，這是沒有辦法的』

『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呢？』

『和這裏一位貴人得米特里伊凡尼支同住，作他家裏打獵的人。

我供給他們吃的野味，但是他雇用我……最要緊還是爲他們的娛樂。」

『那不是你幹的合適的事情啊，耶哥爾夫拉西支……若在別人，那是一種解悶的事，可是在你就成了一種買賣……好像當真的工作似的。』

『你不明白，你這傻子，』耶哥爾悶沉沉睜開眼睛望着天空，說道。『你從來就沒有明白，你以後活一世也不會明白我是那一類的人……你想着我是一個蠢人，並且學壞了，但是在知道我的人看來，我是通全縣裏最好的漢子。貴人們也覺得這一點了，他們甚至在一個雜誌裏作了些文章說到我。若論作獵人，真沒有誰可和我相比……並不是因爲我是個嬌養慣了的自傲的人，才看不起你那村裏的工作。從作小孩子的時候起，你也知道，我從來就沒有幹過什麼事情，離開了鎗和狗。若是人家把我鎗拿走了，我便總是帶着釣魚鈎出去，若是他們把

釣魚鈎也拿走，我就用手捉東西。我也曾經幹過販馬的事情，我逢着有錢便到市場上去，你也知道一個農人只要作了獵人，或是一個馬販，那就是和犁鋤分手了。只要那自由精神深入了一個人心裏，你就決不能再把牠除去了。一個上流人也一樣，他若是作了一個戲子，或是幹上了一種別的藝術，也就決不會作官或是作地主了。你是個女人，你不明白這層，但一個人應該要明白這點才行。」

『我明白，耶哥爾夫拉西支。』

『你若是哭起來，那就是不明白了……』

『我……：我不是哭，』白拉吉亞把臉轉開，說道。『這真是罪過，耶哥爾夫拉西支！你總可以和這不幸的我在一起住一天，無論如何。我和你結婚之後已經十二年了，可是……：可是……：我們彼此之間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愛情！……：我……：我不是哭。』

『愛情……』耶哥爾搔着他的手，喃喃的說道。『決不會有什麼愛情。我們不過名分上是夫婦；其實我們並不是。在你眼睛裏看來，我是個癩子，你在我眼睛裏是一個腦筋簡單的農家女子，一點知識也沒有。我們算是配中了嗎？我是個自由的任性的放蕩的人，你却是一個作工的婦人，腳上穿着樹皮鞋，永不會把你的背伸直的。我想着自己，總是覺得無論那一種娛樂，我都是數一的人，你却看着我覺得可惜……這算得配中了嗎？』

『可是我們是結了婚的，你知道，耶哥爾夫拉西支，』白拉吉亞低聲哭道。

『並不是我們自願結婚的……你忘了嗎？你應該多謝塞吉巴夫洛維支伯爵和你自己。他因為我放鎗比他放得好，便起了嫉妬心，整整的給了我一個月酒喝，一個人喝醉了酒，你就可以叫他改變他的思

想，結婚的事更不消說了。他爲的要處治我，便趁我醉了的時候，
我和你結婚……一個獵人對一個牧女！你知道我醉了，爲什麼還要嫁
我呢？你並不是一個奴隸，你想；你當初本可以反對的。一個牧女嫁
給一個獵人，當然是要算有一點運氣，但是你應該要加一番考慮呀。
哈，現在倒霉吧，哭吧。這在伯爵是一件開玩笑的事，在你却是一樁
哭悔的事了……你自己去碰牆吧。」

隨着沉默了一會。三隻野鴨在那片空地上面飛過。耶哥爾兩眼隨
着牠們走，直到後來牠們變成了幾乎看不見的三個黑點，遠遠的在樹
林那一邊落下了。

『你怎樣過活呢？』他把眼睛從那幾隻野鴨那裏移到白拉吉亞身
上，問道。

『我現在出外作起工來了，到了冬天我就到育嬰醫院去接一個小

孩子出來，用牛奶餵牠，他們一個月給我一個半盧布。』

『啊……』

又沉默了一會。從那收割了的一條麥田那邊，有一聲細柔的歌聲浮過來，剛一起便斷了。天氣實在太熱，不能唱歌。

『他們說你又蓋了一座新茅屋給阿庫林納，』白納吉亞說道。

耶哥爾沒有回答。

『那麼她和你是很親愛的……』

『那是你的運氣，那是命！』獵人伸着懶腰，說道。『你只好忍受着吧，可憐的東西。再會吧，我在這裏胡說了不少的時候了……我到旁晚的時候，一定要到波里托烏才行哩。』

耶哥爾站起來，伸了伸懶腰，拿起鎗放在背上；白拉吉亞也站起來了。

『那麼你什麼時候到村裏來呢？』她溫柔的問道。

『我沒有去的道理，我決不會清醒着來找你，醉了來你又得不了多少好處；我喝醉了就要脾氣高傲的。再會！』

『再會，耶哥爾夫拉西支。』

耶哥爾把他的小帽戴在他的頭背後，發聲喚着他的狗，便繼續往前走了。白拉吉亞站着不動，望着他後面……她看見他那一上一下的肩胛骨，他那神氣十足的帽子和那懶洋洋的漠不關心的步態，她的眼睛裏滿含着愁容和那纏綿的溫柔神態……她那凝神的視線在她的丈夫那高大瘦削的身軀上盤旋，擁抱他，撫愛他……他好像是覺出了她這番注視似的，停住了脚步，回頭望了一望……他沒有說什麼話，但是從他的臉上，從他那聳着的肩膀上，白拉吉亞便可以看出他是有話要向她說，他羞赧的走到他面前，眼睛裏含着乞求的神情望着他。

『拿着這個，他轉過身來說道。』

他給她一張摺縐了的盧布鈔票，又快快的走開了。

『再會，耶哥爾夫拉西支，』她機械般的接受了這個盧布，說道。

他在一條長路上走，那條路和一根緊密的皮帶一般的直。她呢，臉色蒼白，靜立不動，像一個雕像一般，她的兩眼注視着他一步一步的走。但是他的短衫的紅色和他的褲子那黑舊的顏色混成了一起，他的脚步也就看不見了，那隻狗和他的靴子也分辨不出來了。除了那頂帽之外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後來……耶哥爾忽然的一下子轉入那片空地裏，他的帽子就在那一片綠色裏不見了。

『再會，耶哥爾夫拉西支，』白拉吉亞細聲的說着，頂起脚尖站起來，再看一看那頂白帽。

凡卡

九歲大的凡卡助柯烏給鞋匠亞里金作學徒已經是三個月了。聖誕節的前一夜他沒有上床睡覺。他一直等，等到主人和他的太太以及店中的夥計都出去趕早到教堂作禮拜去了，纔從他的主人的櫃子裏找來一小瓶的墨水和一支鏽了筆頭的鋼筆；隨後他又將一塊摺縲了的紙舖在他的前面，便開始寫起信來。

但是他還沒有決定寫頭一個字母之前，却偷偷的向門窗都望了一望，屋子裏那愁慘的聖像兩旁都擺着一些架子，上面放滿了許多鞋模，凡卡看了牠幾眼，怪傷心的歎了一口氣。那一塊紙是舖在一條長凳上的，他便在這凳子前面跪着。